

341/4

财经译丛

CAIJIN YICONG



目 录

通货膨胀、劳动偏向与失业.....

.....(奥)佛里德契·奥格斯特·哈叶克 张国干译

私人债务增长, 令人担忧.....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李伯琼译

管理科学.....(美)里格斯等工业经济系编译组

管理信息系统的意义与作用.....

.....(美)R·G穆尔狄克, J·E罗斯 王哲摘译

就业满足与劳动人性化: 人体工

程学日益扩大的作用.....

.....(加)T·M弗莱塞 李斯彦译

管理会计的范围.....

.....(美)R·M卡卜兰德, P·E道塞尔 李伯琼译

工业生产统计.....(英)伊·狄方思 梁 桢译

私人付业的发展.....马卡洛娃 周仁贵译

通货膨胀、劳动偏向与失业

F. A. 哈叶克

(一) 通货膨胀与失业

西方世界的经济，经历独特大繁荣的二十五年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我希望这一时期的经验将以大繁荣之名载入史册，如象三十年代以大萧条之名载入史册一样。在废弃诸如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等过去起作用的自动调节工具后，我们借助信用的扩大和公开通货膨胀的持续，曾创造和维持充分、甚至超充分就业，取得了成功，而其历时之久，远较我所认为的可能长得多。但由此而来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正在迫近，如果不是已经到来的话。

我发觉自己处在一种不愉快的地位。四十年来，我一贯倡导开始防止萧条发生的时间是经济高涨阶段，可是正是在这个时期没有人倾听我的意见。现在人们却转而找我，并询问我经常警惕着那种政策的后果，怎样才能够避免。我注视着西方工业国家的政府首脑们，要向他们的人民作出的要做到制止通货膨胀和保持充分就业的诺言，但我知道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甚至担心那种，象福特总统刚宣布的，用新的通货膨胀刺激来延缓不可避免的危机的尝试，这虽收效于一时，却会使最后崩溃更加难以收拾。

政策上三个抉择

令人不安而又难以改变的事实是，自上次战争以来一直奉行的错误货币信用政策，将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制度置于高度不稳定的地位，以致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将产生极不愉快的结果。我们仅在三种可能中，选取一个抉择：

——听任迅速加速的公开通货膨胀继续下去，直至它造成全部经济活动的完全解体；

——对工资和价格实行管制，在一定时期内将掩盖继续通货膨胀的影响，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极权的经济制度；

——最后，坚决终止货币数量的增长，会很快，通过很多失业的出现，显示出全部劳动偏向，而这劳动偏向是过去年代的通货膨胀所引起，并且其他两个程序会进一步增长。

大规模通货膨胀的教训

为了了解整个西方世界怎样听任自己被陷入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有必要扼要回顾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个事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曾决定着观点，一直支配着战后年代的政策。我首先要回忆的是那不幸被遗忘的经验。在奥地利和德国，大规模通货膨胀曾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货币数量的变化和就业程度的变化之关系上。它特别地为我们表明，因通货膨胀而增加的就业，伴随着通货膨胀放慢而减少，并且随通货膨胀终止而来的所谓“稳定危机”，亦伴随许多失业。正是对这种关系的洞察，使我和同时代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拒绝和反对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所宣扬充分就业政策之类的东西。

在结束对大规模通货膨胀的回顾时，应该说我从中学到

的东西，至少同我个人观察到的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我的这种观察为已故导师 L. V. 米西斯所教导，是针对那些已提出的完全愚蠢的议论，特别在德国，用来解释和论证应该增加货币数量的。这些议论中的大多数，现又在一些国家中遇到，在英国和美国也为数不少。英美两国看来经济上有较好训练，其经济学家相当藐视德国经济学家的愚蠢。在通货膨胀辩解者中，没有人能够提出或采取措施终止通货膨胀，而最后终止通货膨胀的是一个坚信天然的和原始的数量论者，这个人就是 H. 沙赫特。

英国通货膨胀起源于医治失业

最近几十年的政策或其理论基础，有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英国的特殊经验为其根源。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看来是适度的，便在一九二五年恢复了金本位制。我认为这是很贤明的和适当的。而其不幸和不智之处，仅在于完全恢复了先前的金平价。按照正统的理论，绝对不需要这样做。D. 李嘉图曾在一八二一年写信给友人说：“我决不会劝告一个政府把已贬值 30% 的通货，恢复到票面价值”。我常自问，倘在一九二五年前讨论时，如尚有一个经济学家还记起和指出李嘉图的这段公开话，世界经济将会是不同的。

结果，一九二五年采取了不幸的决定，使延长的通货紧缩过程，就成为无可避免。倘使这一过程在保持金本位制下能坚持下去，直到工资的大部分都已降低，这一紧缩过程也会获得成功的。当一九三一年世界危机，英国放弃这一努力和金本位制时，我相信英国的这一努力是接近成功的，可惜未坚持下去，功亏一篑，从此金本位制大大失去信任。

(二) 凯恩斯医治失业的政治药方

凯恩斯概念的发展

在一九二九年——三一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英国失业扩张的期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展了他的基本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经济思想这一发展，出现在他的国家处在一个非常例外和极为独特的地位。当时所有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按英镑国际价值评价的结果，都较世界其他国家工人工资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便不能同其它国家出口商成功地进行竞争。为了给失业者以就业，实际上降低所有的工资，或提高大多数商品的英镑价格，就成为十分必要。

在凯恩斯的思想发展中，可以辨别出三方面。第一，他开始认为有降低实际工资的必要。第二，他得的结论是，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第三，他自己深信，这样做也将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一九一九年的凯恩斯就已领会到：

“要推翻现存社会的基础，其更为巧妙、更为可靠的方法，莫过于败坏其通货。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规律的破坏方面所有潜在力量起作用，而其起作用的方式在千百万人中，无人能够察觉”。

他的政治判断，使他成为三十年代的通货膨胀论者，或至少是通货紧缩论的反对者。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将不会同意其追随者在战后年代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不是过早的逝世，他将会成为反对通货膨胀的领导者之一。

宿命概念

在英国货币史的不幸插曲里，他成为接受宿命概念的知

识界领袖，而这个概念认为：失业主要由于，同全部要受雇工人按现行率应付工资总额比较，总需求的不充足。

这个就业公式，作为总需求的函数，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能被定量经验资料的结果所证实。相反，另一种有关失业的解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却不能这样地加以证实。这个“科学的”偏见在这一判断上所具有的危险效果，是我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讲演的题目。简言之，我发现一个奇特的情况，凯因斯学说虽是错误的，却可较好的为统计学所证实，因它是唯一能被定量地测定的。它之所以被广泛地接受，仅仅因其解说先前视为正确的，而且我现在仍视为正确的，但就其真实本性来说，它是不能被统计测定的。

(三) 正确的失业理论

正确的而不能被测定的有关失业的解释，应归因于劳动（与生产的其它因素）分配在工业（与地方）和对它们的产品需求分配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由有关的价格和工资制度失调而造成的。这一失调的矫正只能靠这些关系的改变，就是说，要建立这些价格和工资供求相适应的经济方面的制度。

失业的原因，换言之，是由于价格和工资平衡的偏差，而这一平衡本身的建立，要靠自由市场和稳定通货，但我们永远不能事前知道，有关的价格和工资这样的平衡结构本身怎样建立起来。我们不能测出现行价格偏离平衡价格的部分，正是这个部分使劳动供给部分不能卖出。我们也不能指出有关的价格失调和失业规模之间的统计上相互关系，但虽不能测定，而其原因可是很明显的，只视可测定事物为重要的

现行迷信，业经给予经济学家和一般世界造成了很大迷惑。

凯因斯学说对政治家的诱惑

有关科学方法的流行偏见，使凯因斯学说吸引了职业经济学家，甚至较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学说的主张对政治家的诱惑。它为他们提供了不只是消除人类真实苦难的主要根源之廉价而迅速的方法，而且许诺他们从妨碍取得声望的大部分限制中解脱出来。花钱和预算赤字忽然成为美德，甚至巧辨说增加政府支出是完全值得赞扬的。因它会导致迄未开发的资源得到利用，并且使社会这样无所耗费，而净得收益。

这些信条特别导致逐步撤除了对货币当局增加货币数量的全部有效控制。布里顿森林协定曾将国际调正的责任赋予有剩余的国家。就是说，要求他们扩大通货发行，但并不要求赤字国家实行通货紧缩，这样便奠定了世界通货膨胀的基础。而这至少是在争取固定汇率的美名下完成的，但当大多数主张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对此进行批评，并成功地撤除了防止国家通货膨胀的这个最后障碍时，便不复存在有效控制器，象从六十年代起英国的经验那样。

浮动汇率、充分就业、稳定通货

无可否认，最初要求浮动汇率的，完全是英国这类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他们需要较广阔界限进行通货膨胀式的扩大（叫做充分就业政策）。不幸，他们后来得到其他不希望有通货膨胀，而又忽视主张固定汇率议论的经济学家们的支持，就这样实际上形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从而我们需要去迫使政治家和对此负责的货币当局保持稳定的通货。

保持货币价值和防止通货膨胀，经常要求政治家们采取

极不得人心的措施，而他们是能以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是不得已为由，向受不利影响的人民加以说明的。只要保持国家通货对外价值视为绝对必要，政治家们借助这个固定汇率，就能抗拒对廉价信用的经常要求，避免提高利率，更多的“公共工程”支出，等等。在固定汇率下，通货对外价值的跌落，黄金或外汇储备的外流，就是作为需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的信号。在浮动汇率下，货币量增加对国内价格水平影响极其缓慢，以致一般认识不到或指不出谁负最后的责任，更有进者，价格上涨之前，通常伴有就业的增加，因而甚至是受欢迎的，因为它的有害影响非到以后是看不见的。

本着限制一些国家过于倾向通货膨胀之希望，这就不难理解象德国，甚至明显地受输入通货膨胀之苦的这类国家，战后时期对取消固定汇率等制度犹豫不决。在一段时期，看来是为了限制进一步加速通货膨胀的诱惑。但是，固定汇率制度现似已完全崩溃，并且几乎没有希望借助自我克制来诱使一些国家约束自己，更没有理由墨守已不再有效的制度。在回顾中，人们甚至会问，出于错误的希望，为什么德国联邦银行或瑞士国民银行不多等些时间，而且把它们通货价值提高如此的少。总之，我不相信我们还会再有国际稳定制度，除非恢复固定汇率制度据以对国家银行实施必要的限制，以便使他们成功地抗拒他们国家的通货膨胀意识的压力——通常包括财政部长们在内。

(四) 通货膨胀最终地增加失业

但是，为什么都害怕通货膨胀？我们不应该学习去适应它，象南美一些国家似乎已经做的那样，特别是，象有些人

认为，这是取得充分就业所必需的？如果这是正确的并且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只是许多人们的强调的话，我们就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我们不能适应通货膨胀

答案是二重的。第一，这样的通货膨胀，为了实现其目标，必须经常地加速，而加速通货膨胀会或早或迟达到这一程度，致使市场经济的全部有效秩序成为不可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结果这样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造成较它设计要防止的为数更为众多的失业。

这种议论常进一步说，通货膨胀仅引起社会产品的再分配，而失业则减少了这种再分配，因此是一种更坏的祸害。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通货膨胀就是增加失业的原因。

通货膨胀的有害影响

我确实不想低估通货膨胀的其它有害影响。这种有害影响，较没有在大通货膨胀中生活过的人想象的远为糟糕。我有这样一个经验，计算一下头八个月的工作所得的薪金，其数额在八个月期内竟上升了200倍。我深信通货管理这样失当，人民竟予以容忍，仅仅因为，当通货膨胀发展时，无人有时间或精力组织群众性的反抗。

我认为甚至每一公民所经历的影响。不是通货膨胀最坏的结果，而其最坏结果一般不易理解，因仅当通货膨胀过去之后，其结果才变得明显。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或其他一些人总喜欢指出南美一些国家已经历了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并且似乎已学会同通货膨胀相处了。这些主要是农业国家，通货膨胀的影响也主要限于上面说及的那些。通货膨胀在工业国家劳动市场中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在南美诸国则是次要

的。

在南美一些国家已作出努力，特别是巴西，采取指数法来对付通货膨胀，这种方法，充其量只能医治部分结果，但肯定不能医治主要原因，或其最有害影响。它们不可能阻止通货膨胀造成最坏的损害，也不可能阻止劳动偏向。我们现在必须更全面地考虑劳动偏向。

劳动偏向

通货膨胀使某些工作暂时地具有吸引力。当通货膨胀停止，或甚至当不按足够的增长率加速时，这些工作将会消失。这个结果跟着发生，因为通货膨胀。

(1) 改变了货币流通在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和方面的分配。

(2) 产生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测预。

货币性充分就业政策的辩护者经常主张的这一立场，好象总需求的单纯地增加，就足以在相当长时期内获得充分就业。这种议论既忽视了这一政策对劳动分配在工业间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也忽视了这一政策对工会工资政策的影响。

当政府承担充分就业责任，一味迁就工会的工资要求时，工会就不复考虑他们的工资要求可能引起的失业。在这个情势下，每当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增长，倘若没有失业跟着发生，势必引起总需求的增加。工资的上升运动使货币数量增加成为必要。这是一个继续过程，要求经常注入增加的货币量。增加的货币供给一定导致对各种商品和服务有关需求力量的变化，而这些有关需求的变化一定导致价格进一步变化，并且生产方向和生产要素分配，包括劳动分配，因而也发生变化。这里我要撇开所有其他理由为什么不同商品的

价格——及其生产量——将对需求的变化有不同反应（如象弹性——供给对需求反应的速度）。

我要指出的主要结论是，通货膨胀历时愈长，依赖通货膨胀的继续，甚或通货膨胀率继续加速的工人数量愈大——这不是因为没有通货膨胀他们便无由获得就业，而是由于通货膨胀他们才被暂时地引入诱人的工作，一旦通货膨胀放慢或停止，这些诱人的工作也就消失。

无可避免的结果

我们不应抱能逃脱我们所犯错误之后果的幻想。任何图谋保持由通货膨胀造成的有利工作，势必导致市场秩序的完全破坏。战后年代我们一再坐失防止萧条的机会，当仍有时间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曾运用制度限制——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的解放，去做比以前更为愚蠢的事。

倘若我们不能消除许多失业的重新出现，这不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失败的影响。过去经验和现有知识应能使我们去避免。非常不幸的是这些错误造成的失望，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安。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能避免它。现在最严重的危险是那种，对政治家有吸引力，延缓灾难日到来并且结果使事情变得更坏的企图，仍有可能成功，我要承认相当长时间，我一直渴望这不能避免危机尽快到来。并且我现在希望任何重新开始货币扩大过程的努力，将不会成功，以及我们将被迫面对新政策的抉择。

暂时的、少量的、失业

让我立即强调，我虽考虑了几个月，甚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相当数量的失业是无法避免的，这不意味我们要期望另一个长期的大规模失业，象三十年代大萧条那样，倘若我们

不犯重大政策错误的话。大规模失业能用贤明政策加以防止，而这一政策要不重犯大萧条期间的错误才行。

在转到我们将来政策应是什么之前，我要着重拒绝对我的观点之曲解。我确实没有推荐用失业作手段同通货膨胀作斗争。但我不得不在这一情势下建议即我们面临的抉择只是在最近的将来的一些失业和在较后的时日更多的失业之间。我最担心政治家们只看眼前不顾后果的态度，他们关心下次选举而倾向采用以后更多失业的政策。不幸，甚至一些评论员，如象《经济学家》杂志的作者们，采取类似态度进行争论，并把货币数量继续增长。叫做通货再膨胀。

(五) 现在能做什么

第一步

现在首先需要是停止货币数量的增长——或至少把它降低到生产的实际增长率——这是很短期内不能实现的。更有进者，我看不出逐步减低速度有何利益，虽单纯从技术理由说，可以充分证明我们能够办到。

这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去阻止一个真实的通货紧缩的出现，我虽不把通货紧缩视为商业活动衰落的基本原因，期望的挫折无疑会引起一个通货紧缩的过程——四十年前我把此称做补充通货紧缩——其影响可能更坏些，并且在三十年代也确实更坏些，而它是没有指定性任务完成的。

我应承认我四十年前的主张，不同于现在。自那以后我改变了主张——不是有关事态的理论解释，而是有关除去阻碍，能让通货紧缩进行一个时期的货币制度起作用的实际可能性。

我因而相信通货紧缩初期可能会破坏货币工资的严格性（经济学家一向称做它们的‘严格性下降’）或对某些特殊货币工资削减的抵抗。并相信只有这样才会恢复由市场决定有关的工资。我看，这是市场机器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我不再相信它在实际上能运用这一方式完成任务。英国政府于一九三一年试图借助通货紧缩把费用降低而接近成功时，却放弃了这一努力，或许是我曾看到最后机会的丧失。

防止衰退蜕化为萧条

假若今天我负责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我一定会设法防止威胁性的通货紧缩，即用一切适当的方法，绝对的降低收入，并会公开宣布我要这样办，单是这一点就足以防止衰退蜕化为长期萧条。合适机能市场的重建，仍然要求有关价格和工资整个制度的改组，以及对稳定价格期望的调正，这要求工资制度较现在的更富有适应性。实现由市场决定有关工资率的机会如何，需要时间多久，我不敢预测。我虽承认普遍降低货币工资政治上行不通的，我仍然相信有关工资结构的必要调正，没有通货膨胀能够完成，只需要通过减低一些工人集团的货币工资，并且必须这样做才行。

从长远观点看，非常清楚，一旦我们克服了直接困难，我们决不能再利用那似乎廉价和方便方法，以最大限度就业为目的，实现充分就业，而最大限度的就业短期内只有借助货币压力才能实现。

凯因斯学派梦想

凯因斯学派的梦想完蛋了，尽管它的幽灵还会继续毒害政治几十年。人们希望，虽非常清楚不能这样希望，“充分

就业”这个词由于同通货膨胀联系十分密切，应该予以抛弃——或至少我们应当记住，早在凯因斯之前，充分就业就是古典经济学家的目的。J. S. 米勒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高工资的充分就业”如何作为他年青时代经济政策主要追求的东西。

基本的目标：稳定货币，不是不稳定的“充分”就业应当明白，我们的目标必须不是那短期内能达到的最大就业，而应是象战时英国白皮书之一关于就业政策所说的“高度而稳定的（即继续的）就业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合适机能市场的重建，借助价格和工资的自由起作用，建立供给和需求各个方面的相适应的关系。

虽然防止货币数量或收入规模大幅度波动仍是货币政策主要任务之一，其对就业的影响就不应是支配性的考虑。基本的目标必须是重新成为货币价值的稳定。货币当局必须再度有效地抗拒政治压力，而这种压力常迫使他们采取短期内有政治利益，但长期对社会有害的措施。

约束货币当局

我希望能具有友人密尔顿·佛里德曼的那种信心，认为要防止为政治目的而滥用权力，应剥夺货币当局的全部裁决权。货币当局借助这个裁决权确定每年可以和应当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额。他认为这是实际可行的，因他已为统计目的明确划分什么是货币和什么不是，而这个区分现实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为保证各类准货币转化为货币，以避免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或恐慌，我深信应当赋予货币当局一定的裁决权。我同意佛里德曼关于我们将要试图建立和恢复一个相当的自动制度，以管理正常时期的货币数量。他的原则是货币当局应该

是它的目的所指，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束缚。一八四四年皮尔银行法通过后的二十五年内，曾三次“停止实行”的必要，就一再向我们提示了这一点。

我虽不象伦敦泰晤士报编辑W、勒斯——莫哥先生那样乐观，他在一篇轰动于世的一文（现在的一本书）中建议恢复金本位制，但当看到这一建议来自如此有影响方面时，使我感到相当的乐观。我甚至会同意在很多可行的货币制度中国际金本位制是最好的，如果一些最重要国家，能使我相信、能遵从保持这一制度必要规则的话。但这看来远不是可能的，并且没有一个国家能有有效的金本位制：就其本性说，金本位制是国际制度，并且作为国际制度才能发挥作用。

这是向恢复理性方向迈出了巨大一步，当W、勒斯——莫哥在他的书末争论说：

“我们应当撕毁一九四四年白皮书中充分就业的委托，一个伟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

“这个直到最近看来业经付出了高价，现在完全没有高价可付了。在英国或世界，用现在的通货膨胀，很少或没有维持充分就业的前景。充分就业的标准，变成通货膨胀的委托。但通货膨胀现在已经加速到超过了这一点，正式在这一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才相适合的”。

同样使人鼓舞的是英国财政大臣D.贺勒先生的声明，据报道他曾说：“有更多的人民能参加工作，甚至意味着接受平均较低的工资，远较那些极为幸运保持工作能得高工资，而同时几百万人依赖施舍为生好得多”。

看来就是在英国，这个有害理论的发祥地，相反的意见也在发生。让我们希望这个相反的意见，迅速传播到全世界

吧。

译者说明

佛里德契·奥格斯特·哈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是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一九七四年经济科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货币经济理论和劳动就业政策等方面，同凯因斯学派互相对立。《通货膨胀、劳动偏向和失业》一文是在意大利一篇讲话，代表哈叶克的货币经济理论和劳动就业政策的基本观点，刊载在英国经济事务研究院1975年45号临时学报上。现翻译出来，供教学、科研工作参考。

张国干 译